

欧洲十大  
犯罪推理小说家  
作品系列

# 诡异海岸

STRANGE SHORES

[冰岛]阿诺德·英德里达松◎著

杨元刚 赵巧云◎译



新华出版社

# 诡异海岸

[冰岛] 阿诺德·英德里达松 著

杨元刚 赵巧云 译

STRANGE  
SHORES

新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诡异海岸 / (冰)阿诺德·英德里达松著; 杨元刚, 赵巧云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6.12

书名原文: Strange Shores

ISBN 978-7-5166-3060-0

I. ①诡… II. ①阿… ②杨… ③赵… III. ①侦探小说-冰岛-现代

IV. ①I53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465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5-7181

Strange Shores by Arnaldur Indridason

Copyright © 2010 by Arnaldur Indridason

English translation copyright © Victoria Cribb 2013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orlagid Publishing,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 诡异海岸

作者: [冰]阿诺德·英德里达松

译者: 杨元刚 赵巧云

选题策划: 黄绪国

责任印制: 廖成华

责任编辑: 李瑞瑞

封面设计: 臻美书装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 100040

网址: <http://www.xinhuaupub.com>

经销: 新华书店、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排: 臻美书装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mm × 210mm

印张: 10

字数: 220千字

版次: 2017年1月第一版

印次: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66-3060-0

定价: 29.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他不再觉得寒冷，反倒觉得有一股奇妙的暖流在血管内流动。他本以为自己已经耗尽体能，浑身冰冷，但是现在却感觉到一股暖流涌向四肢，脸上突然一阵发热。

他平躺着，四周一片黑暗。此刻，他的思绪正游离不定，茫然不知所处，只隐约觉得自己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完全无法集中精神去理清自己所遭遇的一切。他的意识时有时无。他并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只是昏昏欲睡，梦境不断：一幅幅画面、一阵阵声音、一个个场景接踵而至，感觉一切是那么熟悉，却又那么陌生。他的思绪像是在跟他玩些古怪的把戏，穿梭于过去和现在，在时空中跳跃，使得他几乎无法控制。前一刻，他还待在医院里，坐在妈妈的床边，陪她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而后一刻，他就淹没在冬季无边无际的黑暗里，觉得自己仍躺在一栋废旧农舍的地板上，那里曾是他的家。但这一定是幻觉。

“你为什么躺在这里？”

他抬起头，发觉门口站着一个人。

肯定是某位旅行者私自闯进了这栋房子。他一时没听明白对方的问话。

“你为什么躺在这里？”这位旅行者又问了一遍。

“你是谁啊？”他反问道。

他看不清这个闯入者的脸，也没听见他走进来的声音，只认出那是一个人影。这人正一遍又一遍地问着这个问题，好像它是什么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似的。

“你为什么躺在这里？”

“我住在这里。你是谁啊？”

“如果可以的话，今晚我想在你家借宿一晚。”

这人说完便在他旁边的地板上坐了下来，好像还生了堆火。他的脸颊感觉到了火光的热度，身子不由得向火堆挪近了些。这是他平生第二次感受到这般严寒。

“你是谁啊？”他第三遍问道。

“我想先听你说。”

“先听我说？跟你一起来的那个人又是谁啊？”

此刻，不止他们两个人。这个人的旁边似乎还有一个人，但他看不清楚。

“和你一起来的那个人是谁啊？”他又一次问道。

“没其他人啊！”这个人答道，“就我一个人。这里真的是你家吗？”

“你是雅各布？”

“不，我不是雅各布。真神奇，这些墙竟然还没有倒塌！这栋

房子建得可真结实啊！”

“那你谁啊？是博厄斯吗？”

“我只是刚好路过这里。”

“你以前来过这里吗？”

“来过。”

“什么时候？”

“许多年前。那时还有一户人家住在这里。你知道他们——过去住在这里的那家人——的近况吗？”

\*

他在黑暗中冻得无法动弹，现在又只剩下他一个人了：火堆和废弃的农舍都已消失。他被寒冷和黑暗死死地包裹着，暖意逐渐从他的脸颊和四肢退去。

他又听到了一阵刮擦声。

那声音从某个遥远且寒冷的地方传来，越来越大，还夹杂着刺耳的恸哭声。

天空下着毛毛雨。他站在乌达莱特悬崖边，看见一个猎人正缓缓朝他走来。两人相互问好，讲话声刺破了周围的沉寂，像是从外星球传来的广播。

乌云笼罩，已经连续好几天都没见着太阳了。大雾笼罩着峡湾，预示着即将降温降雪。现在正是北半球的漫长冬季，一切都复归沉寂。猎人问他到这儿来做什么，因为如今除了一些像他一样的老猎人会来这片荒野捕杀狐狸外，没有人会来了。他答道，他来自雷克雅未克，以试图绕过猎人的提问。猎人说，他刚才在峡湾边的一栋废弃农舍里看见了一个人。

“那个人可能是我。”

猎人不再追问了，只说他在这儿附近有一个农场，还说他今天一个人出来转转。“你叫什么名字？”猎人问道。

“埃伦迪尔。”

“我叫博厄斯。”猎人说，两人握了握手。“在更高处的岩石

间生活着一种动物，吃羊，真是个十足的害人东西！近来袭击了我们好多家畜。”

“是狐狸吗？”

博厄斯摸了摸下巴，接着说道，“前几天，我撞见它潜伏在羊圈周围，不光叼走了我一只羊羔，还吓坏了整个羊群。”

“你是说，它在这里有洞？”

“我好几次都看见它往这边跑了，我敢说它的洞就在这上边。对了，你要前往荒野吗？不介意的话，跟我一起吧？结伴而行！”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农夫博厄斯看上去似乎很满意他的这个决定。毫无疑问，他很高兴一路上能有个人陪他说说话。他一边肩上挎着一把来复枪和一个弹药带，另一边则背着一个男士皮革挎包；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带风帽厚夹克和一条暗绿色的防水裤。他身材矮小，想必也已年过花甲，却精神矍铄、神采奕奕；脑袋光秃秃的，只有前额还挂着一撮厚厚的头发，遮住了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鼻梁扁平下弯，好像很久以前被砸塌后就再也没有复原似的；嘴巴掩藏在蓬乱的胡须下，只有张口说话的时候才会露出来。他十分健谈，天底下的大小事他都能说上一通，但有关埃伦迪尔的行程以及他待在巴卡塞尔一栋废弃农舍里的原因，他却没有过多追问，而是巧妙地避开了。

埃伦迪尔在那栋老房子里感觉很舒适、很自在。尽管不能完全遮风避雨，但屋顶还算完好无损；椽子已经腐烂，但他还是成功地在以前的客厅地板上找到了一块干的地方。狂风暴雨已持续好几天了。屋外狂风呼啸，墙壁虽然光秃秃的，没有任何装饰，却为他提供了遮风避雨之所。只有一小罐煤气，为了节省燃料，他把气灯调



到了最小挡，让煤气罐里冒出细小的火焰，但这已经让他感到很舒适了。只有在他坐着的地方，气灯投射出一个暗淡的光圈，但因为他的周围漆黑一片，所以如同置身密封的棺材里一样。

这房子和土地曾一度归一家银行所有，但埃伦迪尔不清楚它们现在归谁所有。他几次来到冰岛东部的探险旅行都是在这里扎营的，从来没有人管过。他随身携带的行李并不多。租来的车子停在房子前面，那是一辆蓝色越野车，外观酷似吉普，却不足以应对如此恶劣的天气，以至于费了好大劲才驱车到达房子跟前。一路上植被蔓生，几乎辨识不出路的轨迹，而以前这里从没长过这么多植被。渐渐地，房子也被大自然“接管”了，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人类居住过的所有痕迹都逐渐被抹去了。

随着埃伦迪尔和博厄斯越爬越高，能见度也随之越来越低，最后他们的四周全被乳白色的云雾包围。一到达山顶，细雨就变成了小雨，湿漉漉的地面上留下了他们的脚印。博厄斯一边听鸟叫，一边在湿草地上四处寻找猎物的踪迹；埃伦迪尔则默默地跟在他的后面，他从未有过埋伏在狐狸洞外的经历，从未追踪过动物，也从未在河流或湖泊中钓过鱼，更不用说打到像驯鹿那样体积较大的猎物了。博厄斯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

“你没有打过猎，是吗？”他一边问，一边停下来稍作休息。

“是的。”

“希望你别介意，我就是在打猎中长大的。”博厄斯说着，打开他的皮革挎包，递给埃伦迪尔一些黑麦面包和一大块硬羊肉。“这些天，我主要在追踪狐狸，抓到一只就少一个祸害。这些小东西越来越猖狂了，但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想杀它们，它们和其他

生物一样拥有生存的权利。然而，我必须让它们远离家畜——天下万物必须和谐相处才行。”

他们吃了黑麦面包。羊肉的味道极好，埃伦迪尔猜这可能是博厄斯自己家里做的。因为埃伦迪尔没有随身带什么吃的东西，所以这顿饭只能白吃博厄斯的了。他不知道自己为何接受了这个未被请求却还算得上礼貌的邀请。也许是人在孤途都想找个伴儿吧！这么多天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他突然想到，博厄斯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吧。

“你在城里是做什么的？”农夫博厄斯问道。

他没有立即回答。

“不好意思，我就是这么一个爱多管闲事的家伙。”

“没关系！”他回答说，“我是一名警察。”

“那工作肯定很没意思吧？”

“是的，不过也有开心的时候。”

他们继续向着荒野更高处爬，埃伦迪尔小心翼翼地轻轻踩在石楠树上，并时不时地弯下腰，伸出手去拨开一些低矮植被，还试着回想他小时候有没有听说过博厄斯这个人。没有任何关于这个名字的记忆，但这不足为奇——他在东部只住了相当短的时间，后来搬去了城里，之后就在这里没了联系。但不管怎么说，枪支在他家很少见。他模糊地想起有一次一个过路人在他家房子前面停下来，还和他父亲说了话，那人手里拿着一支来复枪，示意将前往河流下游。他只记得他的舅舅有一辆吉普车，并经常开车去捕杀驯鹿。他曾给来东部猎鹿的城里人当狩猎向导，还把打猎分到的鹿肉带给家人吃。仅炸肉排就可以让人一饱口福！但他不记得有谁猎过狐狸，也不记

得有一个叫博厄斯的农夫。

“你可以在狐狸洞里找到各种奇怪的东西！”博厄斯一边轻快地走着一边说道，“它们会到海岸边搜寻淹死的海雀、贝类和螃蟹，小狐狸甚至会吃岩高兰和田鼠，所以它们绝对不会挨饿。偶尔运气好的话，还能找到一只死了的母羊或羊羔。但是现在出现了一只喜欢吃鲜肉的狐狸，碰到它你就摊上麻烦啦。只能由我博厄斯出马，找到这个讨厌的家伙，并结果了它，尽管我并不喜欢这么做。”

因为不确定农夫博厄斯是在跟他说话呢，还是在自言自语，所以埃伦迪尔没有回应。艰难穿越厚厚的石楠丛时，他一边跟上博厄斯的脚步，一边享受着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他很了解这片荒野，但这一次他完全是跟着博厄斯在走，所以不清楚他们现在确切在哪里。博厄斯无忧无虑、自信满满，一边艰难跋涉，一边聊天闲扯，似乎并不在意他的新伙伴是否在听。

“自从有了新建工程项目后，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道，停下来从包里拿出一副望远镜，“环境受到了影响，也许这只狐狸也察觉到了。可能它不敢再去海边了，因为那里修建了工厂，而且总有船只来来往往。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快到了。”说完，他便把望远镜放回了包里。

“从雷克雅未克开车来的路上，我看见新建的冶炼厂正在生产东西。”埃伦迪尔说道。

“看着就让人心烦！”博厄斯感叹道。

“我也去看了大坝，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大坝。”

他听见博厄斯一边往上爬，一边喘着粗气在那儿抱怨，好像是在抱怨说“他们居然干出这些事儿，你能相信吗？”埃伦迪尔跟在

博厄斯后面费力地往上爬着，心里却仍想着那片因修建大型铝冶炼厂而下沉的地基，它就位于风景如画的雷达夫尤都峡湾。他还想起了那些停靠在海滨码头的大货船，新建的冶炼厂以及在高原地区的卡拉尤卡修建的颇具争议的水力发电大坝所需的材料都是它们运来的。他想不通：一个总部远在美国且不负责任的跨国公司，其重工业项目是怎样获批的，况且还是建在遥远的冰岛东部这样一个宁静的峡湾处和这片从未开垦过的荒野上。

博厄斯在一片碎石堆当中停下了脚步，并招手示意埃伦迪尔照做。接着，博厄斯蹲下来，向雾中张望。埃伦迪尔也照做了。

几分钟过去了，什么动静也没有。突然，他发现自己正盯着一只狐狸的眼睛。它离他们大约十五米远，耳朵竖起，眼睛也正盯着他们。博厄斯几乎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握紧了枪，但还是惊吓到了这只狐狸，只见它一溜烟跑上斜坡，眨眼就不见了踪影。

“祝她好运！”这个猎人说，站起来，重新把枪扛在肩上，继续赶路。

“她就是那只抓吃羊羔的狐狸吗？”埃伦迪尔问道。

“是的，就是这个坏家伙！我对这里的狐狸洞了如指掌。快到了！世世代代的狐狸们都回同一个洞，你知道的。我敢说，有些狐狸洞的使用年代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当然啦，再久以前也可能到不了冰河时代。”

周围一片寂静，他们继续往前走，来到了一个用石子和苔藓掩

盖着的藏身洞口。博厄斯让他休息片刻，说今天的风向对他们非常有利，之后说他先四处查看一下。埃伦迪尔在苔藓上坐下，开始等着。他想起自己对北极狐有所了解，据说它们在上一个冰河时代末期，也就是一万年前，就来到了冰岛，是这里最早的一批“定居者”。从博厄斯祝福这只狐狸的语气和谈论它的方式可以看出：它像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博厄斯很尊重狐狸。尽管如此，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还是会将她赶尽杀绝——夺取她的性命，赶走她的后代。轻而易举得仿佛一天之内全搞定。

“她就在这里，祝她好运！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博厄斯说道。他回来了，并在洞口处的埃伦迪尔旁边坐下。他从肩膀上解下来复枪和弹药带，放下挎包，拿出一个弧形小扁酒瓶递给了埃伦迪尔。埃伦迪尔尝了一口，面作苦相。显然，这是博厄斯自己酿的酒，一点儿也不讲究酿造方法。

“减少一点人口又有什么用处呢？”博厄斯接回酒壶，反问道，“我们搬来之前，村里杳无人迹。那为什么我们搬走后，不让它回复到原先的状态呢？为什么要把土地卖给投机商，破坏完美的自然状态？——政府说什么有人来就有人去。我问你，哪样更贴近大自然原本的状态？”

埃伦迪尔耸了耸肩。

“看看你家门口的老华尔峡湾，真是可怜！”博厄斯继续说道，“两只庞然怪物日夜不停地往里面喷放有毒物质。到底是为了谁呢？还不是为了一群疯子似的外国富人，他们甚至连冰岛在哪儿都不知道。难道这就是咱们的命运吗？到头来，为了那些人的工厂而被迫离开故土、流离失所？”

他把酒瓶再次递给了埃伦迪尔，这一回，埃伦迪尔只是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小口。接着，他从包里仔细翻了翻，取出一块东西，用塑料袋包着，一打开，立刻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味，原来是一块已经完全腐烂了的肉。他用力将这块肉向狐狸洞扔去，并在苔藓上抹了抹手，之后斜倚着他身旁的来复枪。

“她应该很快就能闻到肉味。”

两人在毛毛雨中静静地等着。

过了一会儿，博厄斯突然开口说道：“你当然不会记得我！”

“我应该记得你吗？”埃伦迪尔咳嗽了一声，问道。

“不应该，你要是记得我那才叫怪呢。”博厄斯说道，“毕竟那时候你还小，不记事。我和我的父母也不熟——我们没怎么打过交道。”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你说我少不记事是什么意思？”

“我搜救你们的时候，”博厄斯说道，“当时你和你弟弟失踪了。”

“你那时也在？”

“是的，我参与了搜救。村里每个人都参加了。我听说你时不时会到这里来，像个幽灵一样在荒野上游荡，晚上就睡在巴卡塞尔的那栋旧农舍里。你仍然坚信能找到你弟弟，对吗？”

“不，我没有。大家都这么觉得？”

“我们这些老家伙就喜欢追忆过去，有人偶尔会提起你会到荒野上来。而且事实证明，你确实来这儿了。”

埃伦迪尔不想跟一个陌生人解释他的行为，也不想证明自己这么做是对的。这里是他儿时的家，当他想家了，就会时常回来看看。他经常会来这个地方走走，更喜欢睡在废弃的农舍里而不是旅

馆里。有时候他会搭一个帐篷栖身，更多时候就在农舍里找一块干的地方直接铺开床垫睡在上面。

“所以，你还记得那次搜救？”他问博厄斯。

“我记得他们找到了你，”博厄斯答道，眼睛仍盯着被当作诱饵的那块肉。“我当时没和他们在一起，但消息传得很快，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找到你之后，我们都坚信也会找到你弟弟的。”

“他死了。”

“看来是的。”

埃伦迪尔默不作声。

“他比你小。”博厄斯紧接着问道。

“嗯，小两岁。他那时才八岁。”

他们就那样坐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博厄斯突然觉察到周围好像有一点轻微的动静，但埃伦迪尔却毫无察觉，以为只是鸟儿弄出的动静。过了一会儿，博厄斯才放松警惕，又递给了他一些硬羊肉和黑麦面包，还喝了一大口毒药般的酒。大雾像床羽绒被似的笼罩着他们。周围一片寂静，时不时传来几声鸟叫。

他记不清当年的搜救队里都有哪些人了。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身体冻得像块坚冰似的，乡亲们正用马车把他从荒野上往下运。他依稀记得路上有热牛奶缓缓流进他的嘴里，但是后来他又失去了意识，什么都不记得了。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旁边还有医生照料着。他听见房间里有人在说话，但不清楚那人是谁，他本能地意识到肯定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才想起发生了什么事。母亲紧紧抱着他，告诉他，他们的父亲还活着——回家成



为他对抗各种危险的精神力量——但是他们还要出去寻找他弟弟，他们坚信很快就能找到他的。母亲问他能否想起什么有利的线索，告诉他们去哪里搜救。但他只记得叫喊声，只记得满天飞舞的雪花让他昏眩，冰雪一次次击打着他的膝盖，直到他抬不起腿。

狐狸悄无声息地从雾里走出来，十分警惕地向那块诱饵靠近，他看见博厄斯握枪的手指关节结满了冰霜。她一边嗅着气味，一边走近肉块。他还来不及问博厄斯是不是非杀她不可，博厄斯就开了枪，母狐狸应声倒在了地上。博厄斯起身，捡回他的猎物。

“来点咖啡吗？”他边问边把狐狸放回狐狸洞里。接着，他从包里拿出一个保温杯，拧开两层盖子当杯子用，倒满热腾腾的两杯咖啡，将其中一杯递给了埃伦迪尔，并问他要不要加牛奶。埃伦迪尔说不用，他习惯喝黑咖啡。

“你得加点牛奶，喝咖啡不加牛奶太不正常了！”博厄斯惊叹道。说完，他把手伸进包底翻东西，也不知道他想找什么。“去他娘的！出门的时候竟然忘记带牛奶了。”

博厄斯喝了一口咖啡，觉得难以下咽。接下来，他开始焦躁起来，环顾四周，把所有大衣口袋都掏了一遍，好像他在某个口袋里私藏了一盒牛奶似的，现在想把它找出来。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那只狐狸尸体上。

“或许这也不管用。”他说道，一把抓住那只死去的母狐狸，顺着她的肚子，摸到她的奶头，却发现全都干瘪瘪的。